

## 趣味选修和游泳必修,哪个才奇葩?

## 玉渊杂谭

杨雪

《名侦探柯南与逻辑推理》《哈利·波特与遗传学》《中国墓葬文化》《影像中的生死学》……最近,一连串大开脑洞的高校选修课程因受大学生热爱而引关注。以《中国墓葬文化》为例,不仅几年来一直人气爆棚,报不上名的学生还要来蹭课,其授课老师更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,成为网红。

舆论将这些题材广泛、形式新颖的选修课冠以“奇葩”之名,似乎有点少见多怪。

高校开设公共选修课,本来就应大大区别于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条框和呆板,在课业基础上尽可能结合多面兴趣。而将古墓、哈利波特、柯南、生死观等猎奇元素揉进课程体系,只不过在课程设置上做到了兴趣和求知双满足,无论课程本身还是设置过程,都没什么奇葩之处。可以说,推出让学生挤爆选课系统的公共选修课,乃是高校的本分,没做到的其实是职责缺位。

好玩的公共选修课也并不是近年才有。记得我上大学那会,就修过一门《汉服服饰研究》,课程要求每一件自制作品获得学分。于是经过买布、设计、裁剪、缝制,我

总算跌跌撞撞做了件曲裾深衣。在最后一节课上,大家都穿起自制的汉服,拍照留念。而至今仍对汉服的一些基础知识印象深刻。记得当时还有一门好玩的课,因为选课人数不够而没开起来——男子健美。如果把这门课放到现在这个流行健身塑形、徒步长跑的环境下,应该一推出就被秒光了吧。

说到这里,想起前段时间某大学宣布将游泳技能列为“必修”——没说游泳课为必修,但想毕业就得会游泳,这倒是挺奇葩。首先,游泳技能并不代表个体的体育修养,而单单强制一项游泳运动,也不足以谈什么光复其校体育传统。况且,所谓的体育

传统,实际上也并不符合世界潮流。例如,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体育课设置为必修课的国家,但近年来高校纷纷将体育变成一门选修课;很多英国大学没有统一安排体育课,大多数学生都会根据对体育的兴趣参加不同项目的体育俱乐部。说白了,某校这种强迫学生学会游泳的体育教育理念,还透着一股子从娘胎里带出的东亚病夫健体魄的寒酸劲儿。

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,学校不宜妄自尊大,更不宜妄自托大。不妨顺应当下健身、跑马拉松、户外运动热潮,开设些趣味选修课,吸引学生自觉爱上体育——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。

## 时光机

今年是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。二十年来,王小波不但被试图模仿,而且被试图阐释,有时也被带上各式面具,在人们口中、笔下翻翻起舞。不少人挥舞着“主义”的解剖刀,横切一刀竖切一刀,总希望把王小波剖成他们喜欢的那个模样。每看到这些文字,我总想起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写过,有个人不小心掉进了生猪宰割流水线,因为人体结构与猪体结构的差异,宰割程序在一番徒劳运算之后,被推倒了。在我看来,任何企图解剖王小波的人,最终也将和这个倒霉的宰割程序一样。

王小波的一切言说,与其说出于某种主义,不如说是基于人类的常识。“时代三部曲”收录了王小波几乎所有的小说,他的笔穿越时空,从红拂女、鱼玄机,写到陈清扬、王二,又写到令人会心一笑的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”,但不论写什么,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常识对荒谬的嗤笑。王小波的文字率直、幽默,闪着理性的寒光,当然具有批判的劲道,不过,似乎并不作“主义”间的文字之争,他所要批判的是戾害常识的制度、风气以及人。记得王小波一篇文章中说,一位知青买东西少给了老乡钱,老乡觉得知青是“台面上的人”,要用“台面上的语言”交流,于是,搞笑的一幕发生了:“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,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,才说出:哇!不行啦!思想啦!斗私批修啦!在今天,那老乡就会说:哇!不行啦!五讲啦!四美啦!三热爱啦!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。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,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,那一句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。”在王小波当时的语境中,斗私批修已成“过去”了,而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还在当下,今天,恐怕很少有年轻人知道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了,但台面上的新话还在不断地被制造出来,“失语”的老乡以及令他们“失语”的局面也未完全消失,这个场景我们还可以续写,老乡口头上会说什么,而他心中想说的又是什么呢?答案不明不白。

王小波曾有些客观又悲观地说,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。不光是设置动物,也设置自己。在广为流传的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中,他写到,“插队的时候,我喂过猪,也放过牛。假如没有人来管,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。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,饥则食渴则饮,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;这样一来,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,完全乏善可陈。人来了以后,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: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。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,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:前者的主题是干活,后者的主题是长肉。”这事儿,用一位西方哲人的话来说,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落到一个活的上帝手里;而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呢,“假如人活到世上之前‘分’都叫人安排好了,如不再死回去的好。”

依我想来,王小波极力主张的,不过是一个正常的社会。而这个正常的社会,又绝不是被某种力量按照某幅蓝图建立起来的,即便这种力量是十分强大,抑或这幅蓝图十分诱人。否则,大半是一场人间悲剧。而避免这种悲剧,最可靠的办法是筑牢常识的堤防。人之为万物之灵,在于把“本能”升华为“常识”,然而常识之所以牢不可破,又恰在它没有与天赋的本能完全划清界限。王小波在杂文中讲的道理,可作如是观;“时代三部曲”中的性,或许亦应作如是观。正因为如此,常识,作为悖谬社会的解毒剂,才能像坚硬的石块,在人们心中筑起一道堤,这道堤若毁了,我们便真堕入到一个可怕的境地,用老话来说,就叫作人心沦丧。而人所能期望与获得的最大幸福,无非是循着常识,生活在一个以常识为共识的社会里。于我而言,阅读或记得王小波的意义,也在于经常提醒自己,这道堤的存在。

畏人知,更畏己知! 遑论举头三尺有神明……

## 尺

最近播放的反腐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,吸引了人们的眼球,网上搜来一看,还真热闹。朝胜看电视剧很少,主要是没有系统的时间。偶尔找到一个悬念迭出的谍战片,正在忙家务太太伸头一瞅,马上告诉我,这个看似坏蛋的其实是中共地下党,那个看似好人的其实是国民党特务,那个打入日本鬼子内部的美女军官最后死了……几句话把几十集的悬念全说完了,朝胜只好扫兴换台。

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,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拍摄花絮、演员轶事、编导关系、原作小说等等,蜂拥网上不一而足。原先剧中的一波三折、起伏跌宕、山穷水尽、柳暗花明、情仇姻缘、因果报应、哭天抢地、鱼死网破……全部和盘托出,一览无余。饶是明星们竭尽全力、人情入戏、内心挖掘、性格塑造、外部表演、装疯卖萌、涕泗横流、前世今生……都被观众嚼着瓜子品着香茗一览无余的剥光,那些庄严猥亵、神圣下作、信念功利、博弈智斗……统统变得有点滑稽,甚至荒唐! 热心观众的追剧,只是对已知的情节做个印证而已。

假如我是导演,我会哭! 但是,毕竟是火了! 就像让人们看到了“皇帝的新衣”。反腐抓贪,是中国老百姓心中永恒的情节! 官员腐败,却还人模狗样。官商勾结,却能瞒天过海! 没有人民的监督,谈何人民的名义?

东汉时,有位官员名叫杨振,前往东莱郡赴任太守的途中,路过昌邑县。该县的县令王密,是由杨振举荐的。王密夜里上门拜会,从怀中掏出了十斤黄金以示报恩。杨振拒收,王密劝道:“夜深无人知此事。”杨振答道:“天知,神知,我知,子知。何谓无知!”

清朝叶存仁,做了三十余年的官。离任时,部属送行话别故意让船迟迟不发,叶存仁好生纳闷。等至明月高挂,来了一叶小舟,原来是部属临别赠礼,故意等至夜里避人耳目。叶存仁当即写诗一首:“月白风清夜半时,扁舟相送故迟迟。感君情重还君赠,不畏人知畏己知。”拒礼而去。

畏人知,更畏己知! 遑论举头三尺有神



## 王小波,心中的一道堤

尼三

## 摄手作

## 映

(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)



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



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



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

## 天地人茶

## 别开书面

刘恩凡

说起来有些因缘际会很晚,从小出生在那西茶山的我,几乎是在云雾绿茶的清香萦绕中长大为人。十八岁背井离乡,收拾赴学的行李时,母亲不忘往箱子里塞进一包珍眉,并反复叮嘱我,你自小喝惯了家里的山泉水,到外地读书,觉得水里有味的,丢几片茶叶进去就好了。前二十年虽日日饮茶,但并不爱茶,茶之于我,不过是几片沉在水底的叶子,去除水里的他乡异味,无关乡愁。毕业,工作,辗转数个城市来到北京,爱上的第一味茶不是母亲挚爱的珍眉新绿,也不是父亲必备的茉莉香片,而是一个加班的夜晚,一盞台灯光影里,一盞玻璃杯中随意泡开的铁观音。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呢? 思来想去,深觉词穷,只能盗用温庭筠的一句诗:“疏香皓齿有馀味,更觉鹤心通杳冥。”仿佛体内有一处闭关多年的脉门,在那个更深露重的夜里,被一缕沿着杯壁缓缓升腾的香味瞬间打通了。从此,我爱上了茶。

不知有多少人和我一样,恋茶,是自铁观音伊始。当我渐渐喝多了各地的佳茗,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在不同的风味间,悟出茶同人生,绽放有时的道理时,我仍然深深记得当年第一口铁观音余香萦齿的滋味。从来佳茗似佳人,铁观音的高香、清韵,那么鲜透,那么明丽,邂逅她,真如人生初见,一眼万年。

都说“春水秋香”,秋天的铁观音,最是甘美。拿到这本《安溪寻茶记》时,刚好是一年中最美的秋观音上市,略放几日后滋味最佳的日子。既然无缘远赴,不如一边泡开一壶铁观音,一边跟随这本书,神游一次安溪。

茶名皆美雅,铁观音尤其。关于“铁观音”的由来,说法种种,流传最多的是以下两个版本——

一说乾隆六年,王士让远赴京师,拜谒礼部侍郎方苞,携安溪茶相赠。方苞品后,自感此茶为茶中珍品,转献乾隆。饮茶成癖的乾隆果然欣喜万分地召见王士让,王细说茶之来源,乾隆观茶叶形似观音,叶底厚实,如铁压手,便赐名“铁观音”。

二说乾隆年间,安溪乡民魏铁总在每日清晨,以一杯清茶礼拜于观音像前。一日他在乱石隙中发现一株叶片闪闪发光的茶树,便移至屋旁,精心栽培。摘叶成茶后,茶叶较重,暗绿似铁,魏铁便顺口称其

“重如铁”,又因该茶兰香馥郁,便特用它来供奉观音。久而久之,人们便改称此茶“铁观音”。

无论哪种说法是真的,又或者两者皆是,无疑都佐证了安溪作为一片大溪横流、龙山拱峙的钟灵毓秀之地,并非单凭一方水土,而是因天地、因众生、因信仰、因情怀,才孕育出铁观音这般传饮至今的佳茗。天地人茶,相生相承,三十二座山峰,三十二篇铭文,二百三十多幅精美图片,精心绘制的名山图谱……以序中的语句来表达,循着这些做人文地理的“爬梳”,会深深感受到正是这些代表性的山头,撑起安溪山川的“骨骼”。私以为,观音韵,就是那一脉让安溪文化生生不息的“精魂”。

如果不是这本书,我纵偏爱铁观音,也不知水中绽开的一叶一脉里,传承着多少阳光雨露,又浸染着多少千年的绝代风华。在凤山,朱熹当年登临的凭虚阁如今早已倾塌,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,徒留一句“心外无法,满目青山”。楼虽颓,茶犹生,在笔架山,今岩寺后至今尚有数株老枞,每逢新岁,绿紫枝头,默默地见证着往昔岁月的一枯一荣。

比起雕栏玉砌,更让我感怀的是人事名书。每年正月初六,在清水岩,传说清水

祖师迎春巡境的日子里,人们会奉上清茶,在祖师佛像前礼诵:“恭迎清水大师,敬献清茶三杯,伏乞恩主一半下山绕境,一半守护山岩,大德大祥,大福大量,庇佑四境,照顾名山,爱护善信,宽恕子民,敬祷。”

这种仪式带来莫名的美感,也传递着一种珍贵的信念,人在承受大地无私滋养的同时,必须对土地怀有敬畏之心、感恩之心。所谓天人合一,莫过于此。回想起在我的家乡,春茶开采之前,诸多茶园的主人同样会着盛装,奉瓜果,祭上这样一台略显神秘的祷告,乞求那些遥远的先祖,保佑这一季风调雨顺。从前我不懂,现在我深以为是。

虽然写下了满篇的感言,但我得坦承,断断续续地,我尚未读完这本厚实的大书。对于一个不是为了猎奇,而是为了更了解安溪茶文化的人而言,那些遥远的往事,不朽的传奇,夹在偶尔显得有些“规整”和“主旋律”的文字里,需要细细读,慢慢甄,甚至按图索骥。这样的书,大概最适合放在身边,当心境恰好时,泡开一壶,翻开任何一页,随意读下去。茶也许凉了,没关系,铁观音耐泡,再注一水就是。合书举杯,抬头望月,乾隆当年杯中的倒影,正是如今这一轮皎皎明月呢。



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